

逸史

申

				和書門
		一五		
		二四		
		七八		
三	九	四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一五	和
		二四	書
		三八	類
函		一三	
架	冊	號	

庫文閣内	
番號	和 15248
冊數	(10)
函號	¹³ 150 31

卷之十一



逸史卷之九

慶長五年庚子
至六年辛丑

莫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上野養壽院藏

淺野三策庫

五年庚子春正月上杉氏使藤田信吉能登加大坂賀正

大君信吉勗景勝西上厚賜遣之信吉反命每有軍議

輒固諫直江兼續忿欲殺之三月信吉盡室來奔東事乃

發覺大君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喻會津西上辭以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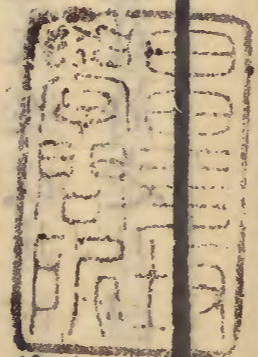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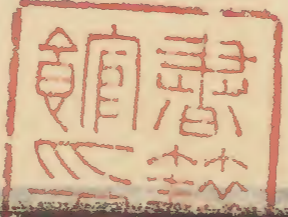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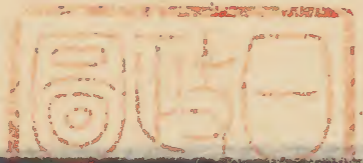
又令三子讓石田三成完繕辭以諸侯常事先是與羽上

毛土冠鏡起諸藩執訊皆言會津所誘於是東陞送其生

口移檄以上變者屬至大君猶欲圖無事乃遣伊奈圖

書如會津趣西上且詰其異謀景勝囁喑准托及疏大

山參濟壽書 逸史卷之九



君背盟十非僧承兌與直江兼續善夏四月 大君使承
 兌書於兼續委曲開諭兼續極媢辭答之五月 大君獲
 書恚曰是黃門之為已我年垂六十未嘗觀咆哮無禮若
 此書者遂決東征令諸道治兵以七月會江戶三成陽請
 從 大君辭焉○是月 大君遷前田氏質于江戶○六
 月六日以養女配黑田甲斐守長政實保科彈正忠直
 女 大君妹氏出
 ○十一日纂嚴處分 大君與世子自白河口佐竹氏自
 仙道伊達氏自信夫最上氏自米澤口前田氏自津川四
 方刻期同進以佐野肥後守正吉或作
 正信為西城留守伊達
 交宗大京
 大夫時在大坂以其封與會津犬牙相接見 大君
 請先之國 大君許之且曰會津强大慎勿輕戰政宗謝

曰敢不唯命是從然事有機會亦不可失矣 大君晒曰
 余得子情是托自備欲以啟疆耳抑事平則自當聚地行
 賞不待力爭也政宗亦笑顧坐曰慶典在於杉虜禽滅之
 後衆即舉國而降是空手出寶山也不如迨今寸剔尺割
 以為茶燕之資 大君仍深戒持重而遣之最上義光津
 將兼出
 羽守堀秀治左衛
 門督等東北諸侯亦相次先發○十五日
 孺子秀賴造西城和道○十六日 大君出師抵伏水命
 鳥居元忠彦右
 衛門留守松平近正內藤家長彌次右
 衛門松平家
 忠副之元忠老病足堂上賜杖十七日夕焉 大君因勞
 之元忠拜曰東征重事一夫在所益家長家忠壽皆從行
 留務臣與近正而足 大君曰人心動搖時變難測四子

山珍齋叢書 逸史卷之九

我尚嫌其少乃以為兀何哉答曰主公既東而中原無虞
二人亦優矣萬一畿甸難作此城當衝孤立無援臣有死
而已矣乃在圍城內者倍亦殲焉徒亦殲焉多寘人以遺
敵獲無為也 大君壯之且曰我幼而寓於駿也若年十
二自來侍也今老且病乎遂留而語至夜半元忠辭曰
駕當星發請少就寢畿甸如有事臣得見焉今日耳將起
足益瘁 大君命左右扶而出日送獻歡久之
逸史氏曰懿哉君臣相與之厚也其孚誠相感與豐太閤
威力駕馭之方不亦異乎元忠審勢而量敵 大君擇器
而善任咸可嘉尚焉抑元忠既決志上死而雍容如此可
不謂偉丈夫邪

○十八日大旆遂東大津城王京極參議高次兼若豐孺
子媿又與我世子為友婿素暱於 太君迎而享之見
夫人及松臺氏又見羣臣 大君嘉其得士也以其弟侍
從高知兼丹後守行沿道諸侯傾心供具其及水口也城主長
束正家供帳其盛或言於 大君曰大藏將為不利 大
君辭享夜婦人輿而過之正家大驚追至推山請罪 大
君溫言遣之及駿府也城主中村一氏式部享之初一氏
以篤疾辭行請令弟一榮右衛門尉從焉 大君心疑之辭
享固請而入一氏昇疾而出拜氣息奄奄 大君攬涕曰
信也以一榮去一氏尋卒子忠伯耆守嗣○大崎老伊達
成實政宗叔父片倉景綱小十遙受政宗命將兵侵會津

出修晉書 逸史 卷之九 三

戰不利而罷○秋七月二日天君來歸侯伯應期而會者百餘人七日大君命大饗之曰西土侯伯不愆期而至其亦勞矣且休士馬者累日從我先鋒而發我亦繼往且入會津但前軍交鋒必背後令因布軍命曰毋函掠毋蹂稼毋縱火毋擄買毋私謀毋越伍毋風馬毋減長秘母混轡重母競津祭母取捷徑毋顛徙次舍毋違護軍節度或不用命邦有常刑罔有所赦○大谷吉隆自效賀城前地率兵會師至垂井濃地石田三成使人邀之告以反謀吉隆謂使者曰內府威力孰能當者禮部治部唐官有是謀盍要之於路與長束夾擊其不意今既東矣是虎還山也禮部才有餘而忌刻自用衆心不歸若傾心推毛利浮田及東方

兵結長驅乘其後或可僥倖但內府聞變之日必捨會津而逃來則大事去矣是禍孺子也我且止之乃適佐和山反覆言之弗聽不憚而出宿垂井三日使者三反亦弗聽吉隆慨然曰我與禮部並肩事豐氏彼既告密謀見其不濟而棄之心不忍也乃復如佐和山三成大喜邀長束正家定議會安藝中納言輝元遣吉川廣家駿河守及僧惠瓊安國寺將兵而東廣家抵大坂遣惠瓊唁三成三成告反謀令歸嗾藝示以翊戴之意惠瓊還大坂告甲斐守秀元照而後可乃馳人報曰是我公龍摠之秋請旦日興師來大坂中納言輝元欣然投袂而起將兵四萬即發逸史氏以藝是舉為無謀曰黃門氏忘賢叔遺誠信釘夫

箕言其為戎首爭衡於中原卒以貽異日衰弱之殃當是時保守四境修其政刑審天下之變以決去就則十國之封孰加腹削豈不惜乎惠瓊一言誤國之罪亦有不容誅者書云仇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可為藝之明鑒矣

○十日三成及吉隆正家如大坂與增田長盛等合議罪狀大君鍛煉誣飾曰欺我幼君強取伏水城逐我高臺擅居大坂西城妄疑前田氏而私收其質上杉氏無罪而勞師遠伐及他零細共十餘條矯孺子命騰書西諸侯仰留西兵欲會東征者遂舉兵反

逸史氏曰傳有之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譖回讒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予還觀三成其為窮奇也多矣其可以投四裔禦魑魅也久矣西土侯氏是崇是信卒以其禍敗悲夫

○安藝中納言至大坂三成等推為盟主備前中納言秀家筑前中納言秀秋薩摩參議義弘左近將監宗茂攝津守行長等大小諸侯四十餘名前後會入坂益募兵各路步騎總十五萬一時舉國聽命者三十六國○黃門外秋高臺氏內兄姬路播地城于木下家定原姓杉原大岡賜族木下食姬千石任之子也太閤時淀妃專寵及生孺子勢傾中外高妃居滴而無子亦無威嘗子養秀秋尋承筑候隆景後頗有威望尚如倚重焉孺子之寵也列侯羣臣益崇戴淀妃

而人君獨盡禮於高妃奉給甚厚高妃深德之及會津
 難作益昂秀秋曰慎勿負源內府內府若為孺子不利不
 可不以死護焉然其寬仁必無此舉奸臣或托孺子以生
 事非所可聽秀秋諾之及東征纂嚴大坂檄至黑田如水
 諭命歸順山岡景友亦招之秀秋聽命首因景友納欵陽
 與賊合既至大坂三成猜其舉止心害之以其為太閤養
 子也不能制焉乃譏喻以大柄使謂之曰孺子幼冲仰輔
 於親藩自今至其十五歲事皆俟公處分秀秋佯喜聽之
 ○時列侯擊大率在大坂各與三成建議收質諸城中池
 田輝政妹夫三田津城王山暗家盛左馬在賊中心懷歸
 順聞其議竊為輝政取其夫人源氏大君及其二子逸之

黑田長政留守栗山利安備中母甲友信太兵衛奉太夫人及

夫人源氏大君養女實保科正直女微服而出單舸歸豐加藤清正留

守大木土佐亦設詭計出夫人源氏大君養女實保科正直女歸肥三

成乃使人聞細川邸夫人明智氏伴子婦前山氏賀侯利長妹

微服先遜曰人衆必見物色我當別出已而圍合夫人傳

令諸母曰妾不負孺子公敵與即入慎勿與鬪遂命鎖門

縱火自殺守監小笠原勝齋河井石見死之三成懼停議

夫人光秀女也光秀之作難忠興絕昏出之則家既滅矣

夫人流落民間有年艱苦守節太閤嘉其志授喻忠興復

之輯睦如初列侯夫人之在坂邸者以歲時皆入起居淀

臺夫人羞父逆節輒托他故未嘗入見知其情者僉愍而

出珍綺裝詩 絕史卷之九

美之及死舉世激賞其不係於世類能變凶逆為義烈○
 賊欲使黃門碑元居西城矯孺子命喻我留守佐野正吉
 十四日正吉潛出諸姬東之自奔伏水輝元乃徙西城○
 三成以兵勢既振議進取十五日使人喻伏水致城增田
 長盛囑使者曰為我謂為留守長盛受內府顧又與子驪
 故致殷勤今我大兵北上有期孤立之城徒死無益也城
 本豐家之有政焉而去未足為罪時勢如此子之效忠力
 豈唯今日子若見聽長盛當發兵護送必保無他虞請審
 思之元忠答曰寡君有命不知其他大兵疾來試我鋒刃
 使者再至必斬之遂必於使者曰衛門不忘舊誼謹拜命
 之辱城雖豐家之有公議以托寡君守則寡君之命微臣

不收隕也抑衛門之憂寡君以及元忠心竊有異焉假使
 元忠有逃避之計猶宜勗以節義曰枕城以死毋墜君命
 今乃謂必廢其職姑偷生以為後圖非所望於我衛門也
 使者及命長盛無然隕涕曰惜大失一名臣元忠遂勸諸
 將定部署兵墮二千若狹少將勝俊木下勝俊晚號長肅
 狹杉原金若五萬石在城中心持兩端其父肥後守家定在京師友
 奔投之後及事平勝俊坐此失侯佐野正吉見諸將請守
 一陣內藤家長辭曰子既棄守此非其守也且縱有功恐
 不足以贖罪正吉曰我不死於太坂以諸姬也今又見拒
 我復何顏魁至之即我有一死已賞罰固無所施兵衆壯
 而許之及城被圍正吉放大煩談受炸破而死云○十九

日大君命世孫出師是日盜殺刈谷侯忠重水野和泉守

于池鯉府參時忠重置酒焉濱松侯吉晴堀尾在坐倚柱

而睡盜併斬之吉晴驚醒擊殪之事起倉猝遠方傳為吉

晴殺二人大君命世孫吉晴子信濃守忠氏時從世子羣

臣請收之世子出之曰吉晴忠良必無是事忠氏亦佳士

豈與惡乎既而實報至僉服世子之明盜益三成所發刺

客利井重茂彌八郎一作秀盛又云嘗與吉晴相識遇之

途因得見忠重也忠重子勝成日向從在軍大君命馳

歸承後撫衆守城初勝成少而勇悍不羈從軍屢立功已

而得罪於父出亡匿京師忠重怒絕之勝成潛遊事西土

侯伯殺人亡命者改四豐公薨之年間行反京師會伏水

夜驚馳抵大君第請自效大君悅祿之喻忠重有罪

相見至此因有是命也○京極宰相高次陰圖城守賊相

謂曰宰相有嫌於彼此而職於彼向背未可知令人責任

子高次將不聽諸大夫僉曰大津孤立難遠告絕乃出子

熊賀焉○廿日西諸侯師攻伏水兵凡四萬備侯秀家為

元帥松平家忠接戰不利賊遂合圍○賊又遣兵二萬攻

田邊丹後小野木重勝越前為上將丹後侯忠興時從車

征太公玄吉留而守田邊雲人三刀谷孝智監者豪武

鬪朝鮮役隸毛利氏有功不見錄退而客居京師與玄吉

善數如丹後賊欲以為鄉導引以厚賞孝智陽許之屬其

徒五百奔田邊玄吉大悅及賊至孝智邀擊覆之山下又

出參將 逸史卷之九

夜斫賊營玄吉亦麾衆助之多獲首級既而賊以竹盾薄
城孝智屢出奮鬪賊兵益至玄吉與孝智以死自誓防禦
甚力賊作長圍守之時賊將谷衛友守山羽等多思歸順銃
輒不虜賊兵少損傷衛友受國詩於玄吉故戰尤不力後
玄吉爲懇請免罪云○廿一日 大君發江戶廿四日進
次小山地下毛世子既抵鬱官遣本多正信假駕三河守秀
康自結城來謁是日伏水使者間行至小山上變 大君
夜召世子及親臣問計正信曰列侯羣帥皆寘孳于大阪
心必不附求皆速班帥悉罷外兵闕函關以觀天下變衆
多是之兵部直政離次日新豐作難自速殄滅志曰天與
不取反受其殃主公乘此機電擊而西天下不足定即狐

疑不前區區守東陬則臣請無復見焉拂衣而出秀康深
贊其議且曰會津勁敵宜留重將而西 太君領之遣秀
康邀直政而畢議衆榮之詰且傳令畢會諸侯從軍者于
小山令直政及中書忠勝宣西事曰三成新謀非一日今
矯孺子命熒惑坂西巨藩以舉大事意景勝亦必同謀不
可不戮力東西芟夷但渠旣藉口孺子而諸君皆寘質焉
豈可不爲終始之圖歟其欲與三成者宜撤營而去我無
所憾當令沿道驛食無匱之請熟圖之衆相視未言清洲
侍從正則進曰事至此誰顧妻孥正則以死從事黑田
淺野細川池田等諸侯僉曰正則言是也一座翕然無復
異辭 大君悅賜酒食詢以東西方略衆咸主西討正則

舉白州長政藤田以石田小西頭為下物無多日矣於是
命封邇畿河者如次先發予正則驪馬以為先鋒輝政副
之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護軍予德永壽昌駱馬以為鄉導
○和人柳生宗矩以良家子私從軍大君聞之命反鄉
召募義勇以從事宗矩累世食邑于柳生和地自豐太閤時
失邑家居及事平錄其功列仕籍復舊邑後以善擊劍且
多機智大見寵異得封侯任但馬守云○左京大夫政宗
歸國間一日幸兵襲白石奧地苦戰拔之報捷于小山休兵
三日欲轉攻梁川會霖雨逢隈川漲不得進大君使中
澤主稅如白石告中原難且論曰子之質既在大坂從今
宜與我絕以助石田是事情之當然請勿以反覆自累我

亦不以芥蒂也政宗搯腕曰逆豎何妄爾愚於內府公恩
義素厚今日奚以顧私壞名強之指心作誓主稅曰然則
請與羣下審議之俟三日計熟寡君別有旨政宗召諸臣
善告之僉曰唯命是從政宗乞別旨辭曰遽言之必不見
從故寡君戒以三日翼日政宗逼之曰戎事倥傯一日不
容曠我志已定請疾得旨王稅乃曰寡君有命曰第速收
兵慎勿與景勝爭衡也深溝高壘坐觀彼所為孤將留兵
小山躬親西征彼視我去有意追尾憚子在後必不敢動
是其功倍血戰石賊就禽滅孤即當回帥問罪會津臨以
天下兵四方齊進其糞粉可指日矣儻方石賊稽誅之日
彼捨後慮而出乎子乃以養銳之兵擣虛覆其巢穴或追

彼而馳與小山江戶兵夾而擊之可一舉殄滅政宗大息
曰兵機有尺前無寸卻費力奪此城無故而棄之恐為四
方唾止杉兵鋒不足畏矣今乘此勢長驅進勦垂勳旂常
豈不快乎王稅曰寡君科公之當爾故鄭重戒救夫杉黃
門亦勃敵兩雄相角損士必多孰若不戰而屈人且勝敗
兵家之常萬一挫衄彼席新勝之威鼓行而西四隣反側
之徒一時響應則勢非易制不如抑敢往之勇以思必勝
之算若能見聽寡君更有密命政宗沈吟久而從之乃問
密命王稅耳語曰事平之日寡君欲分上杉之地百萬石
以授公政宗大悅使山岡志摩送王稅至小至乞朱章遂
撤兵大奇○佐竹氏之受仙道命也觀望不出師七

君促之依違而答陰令驍將車猛虎丹波車一將兵往助

會津及上國難作益修守備大君使人誚之且責任子

對曰我無憾於明公又不石田孛在大坂他無可質者

羣臣或請討大君掉頭曰石田本也佐竹末也其本死

絕末豈獨存乃置而弗問留平岩親吉及毛總諸侯以

備之○大君召結城秀康命以留備會津本多正信在座

秀康顧之曰西討大事臣當前驅效死力今日之命殊非

所期假令忤嚴旨臣請固辭一人君曰兵法踰國遠征以

擇留任為要且今日之事列侯當送任子非汝無以係衆

心秀康曰苟欲安羣心野州弟在焉下野守大君作色

曰我一舉而東變不可測且景勝為虛而進黃口兒焉范

辦之女不言乎景勝勁敵當留重將景勝誠桀驁汝蓋畏
之身秀康踈踏俯伏曰臣謹聽命臣既留此不令景勝出
白河關寸步閣下幾有東顧憂正信進拊其膝出涕曰壯
矣人若亦法然泣下取鎧一領與之曰是敵未見其極
者用騎重任乃留兵萬餘屯于鬱宮蒲生秀行甲見忠義
安房守一等等謀之東北諸城主各嚴守備為應援○從征
列侯皆獻書納質于江戶先是懸川侯一豐內山私於堀
尾忠氏問結納之計忠氏曰我父與君之封幸在消次莫
若納城也當以悉賦從事為名請兵為守內府必諒焉一
豐抵掌曰善矣於是入見首言之沿道諸侯聞之皆納城
請守自武達濃畢比治下人君大悅一豐夫人自大坂

間使告變以關津梗塞襞書緘為笠係一豐以係獻焉
太君嘉其忠直召而還之曰猶覽也一豐無他黝勞異日
大封蓋凶出二事云○大君患岐蘇絕險問計羣臣岐蘇
自旭將軍之起也其宗世有之至大閣氏奪為公人置王
吏至是賊益列障設戍木曾氏客有山村良勝甚兵千村
吉重平右衛門從軍木多正信薦之喻令自效二人馳還濃慕
遺民殺王吏山中響應轉戰累日戍兵皆遁岐蘇棧道乃
通二人因得列仕籍苗木濃地故侯遠山友次久兵衛亦從軍
於是自諱血還勸苗城取之遂略定東濃以迎我師因得
復舊封云○西尾豐後守光教自濃來奔光教其先丹人
遇亂奔參居西尾因氏焉父信光出雲守遷濃至光教仕織

田氏累功食濃田二萬石織田氏亡附豐臣氏太閤薨善
於代又與近衛氏有姻及大君東征伺知賊情竊托孥
於近衛氏以其甲東遇大谷刑部于垂井刑部拘之告謀
命如近山伴從之宵逸至小山具言賊謀大君喜曰
簡報聞其略已今獲其詳乃命隸先鋒西上刑部惠其欺
已也發兵奪其邑又覓其孥於大坂而不得遂燔其邸○
生駒雅樂頭蜂須賀阿波守脇坂中務少輔皆發問使來
送款中書使于淡路守安元東路塞而止真田安房守昌
幸率兵而下至狗地下毛石田大谷書招之初昌幸三
成友婿次子幸村一作信仍蓋初名也娶於大谷氏吉隆而長子信
幸質於我卒列臣籍獲恩遇娶於本多氏忠勝昌幸百二

子而謀之信幸請東幸村請西信幸曰內府待我以國士
義不可畔假令我獨東西師敗之日足以請二人之命幸
村曰豐公嘗活我舍舊而圖新非夫矣且西帥如敗我唯
有死而已矣何必請為捐家殉國其慶愈於偷生苟存信
幸怒昌幸曰二人言皆有理今日之難出於西人傾軋要
舍邪而從正信幸以之其慮周矣事之是非姑舍是兵端
既啟則寧西而死不東而生幸村以之其忠確矣抑我則
從唯者乃使信幸東與幸村歸上田路經沼田信幸邑也
欲見孥而往本多氏使人辭曰妾聞中原有難而夫主獨
東非為骨肉今則仇敵仇人之孥不可以見也昌幸撫掌
曰善夫中書之女也我過矣遂去○大君赦大野治長土

方雄久召之以治長自從使雄久從賀侯以其姻也○賊
之移傲達西海黑田如水晒曰石豎子尚能搖螳臂乎乃
下令收嚴欲伐四隣賊黨時適修城淳遠命停役衆僉曰
事方如此宜益營繕如水曰吾守在四境當愛養民力以
圖運以萬一東師不競賊薄我城雖有金湯亦何益衆乃
服長政之東也將士多從處守之良如水乃傾帑藏招客
募兵客有冒名再取幣者有司欲詰之如水曰客之來者
皆致身於我也身且不愛何有於金幣是其人貧窶不辨
軍裝爾平日節用委積者以備今日也一士不可失焉於
是士爭趨之會夫人氏至自大坂熊本夫人亦西歸過中
津如水厚給送諸熊本熊本侯清正聞變曰是石田小西

等訐孺子以作奸也我且覆小西巢穴遂命治兵○大村

肥前地城王嘉前大村丹後守得入坂檄浮海抵赤馬關長覺其

奸計內自悔會有馬修理大夫晴信五島大和守松浦肥前守等

舟師亦來泊乃謂之曰故太閤托太政於內府天下所共

知也今孺子幼冲無所預知而上國動干戈罪狀內府意

是奉行輩逆謀藉口孺子耳逆所以殃孺子也諸君善自

為計昔且從此歸當為內府效力乃命轉枕諸人亦寤回

舟嘉前已還輒出兵佐加藤氏其餘少以城守或出兵隸

黑田加藤乃事平西陲小諸侯多完舊封益大村氏之力

也○伏水愛圍旬日城外礮銃接晝夜而諸將皆出死力

捍禦殺傷過當西人初謂城兵寡單當蹂躪而過於是

有

卷色會賊或射書於城上誘其舊故曰元帥有命縱火爲
內應必有重賞不則收孥縛殺于城下八月朔日松臺火
起賊眾鼓譟入上林政重竹庵死之政重菟道祭也大
君厚之嘗中詞議內聞賊起踵伏水曰臣承內府之恩久
矣請得任效節爲元忠以其賈人也辭焉將自殺乃
許之以茶筥爲徽識力戰而死衆憫而義之賊乘勢豨突
守者巷戰皆敗筑人攻南吳邪臺松平近正死之薩人攻
西城內藤家長開門勅弓巨箭發無虛鏃箭竭身亦被創
乃入從容作書顧一卒曰努力達之行營其功倍死遂縱
火自殺其子小市及松平家思安藤定次山岡甫安景友
稱甲賀左衛門尉死之羅城皆破士衆殲焉卒獨得脫走大君

覽書痛惜家忠祖好景死中島役父伊忠死長篠役其次
子忠一後死大坂役世稱之賊門牙城元忠厲衆登陴矢
丸雨注敵兵多殄斃人以火箭焚鼓樓火延殿宇元忠乃
啟門麾衆血戰部下之良僉多得當至輿僅牧圍營力戰
而死雜賀紀人孫一鈴木踰殭尸而進元忠方踞階徐曰
我彥右衛門也來取首孫一曰臣微者不敢敵也事既平
此請自裁元忠卻而入孫一扶解甲元忠伏劍年六孫一
裹首而出賊梟首級于大坂賈人佐野山郎右衛門京師人竊元忠
首葬知恩院云

逸史氏曰嗚乎鳥居氏諸人之節與顏常山張睢陽肝膽
相照奇矣哉至於鳥居氏決死於受命之日終始從容處

山崎翁叢書 逸史卷之九

大事如辨家冗實可謂雄偉不常矣日以孤兵當二十倍
之衆挑其虎視之威以支驀然東下之勢者旬有餘日武
亦多矣力竭勢極闔城殉之臣子之責已塞無復遺憾焉
予也以後事觀之石賊不踰大垣而東我前軍不行達清
州者夫旬日城守之餘烈暗命之然非唯一死之潔也抑
關原之慶財在一月之後天下韃纍善人是富而獨俾斯
諸人不視盛業之成此雖其所自分而予也竊嘆惜焉予
又聞之也豐公之經始於伏水終究壯麗至於黃金甃井
鳥糞滌橋是役所燒殘繕修復舊及元和季年太坂開鎮
特撤之遂成荒墟土人乃鉏爲麥隴蔬畦又多種桃春時
山谷張錦人爭遊賞呼爲桃山爲一勝區于今其地於詞

山傳

卷五

章不爲少而東涯伊藤氏詩曰金湯變作桃花塢遠近霞
蒸十里紅古先人詩曰欲問鬆橋金井迹桃花深處野人
眠一時傳以爲絕唱予亦嘗遊覽賦曰千疇綠浪殷墟麥
十里紅霞晋代桃夫勝國之事風人因興感固其官矣但
鳥居氏大節如此而偶未見頌及焉者恐無以慰忠魂於
地下故予後登臨追和東涯韻曰鳥翁殉國鋒端血染出
昇平萬樹紅詞雖陋也其意則殆乎詩史氏遺云爾
○加賀中納言利長之將出師于會津也 大君以中原
有難地書北地令其驅除賊黨以會師于濃尾之間利長
乃傳繳招納四隣賊亦屢騰書煽動賀越利長皆不答小
松地賀侯長重兼加賀守大正寺地賀正弘蕃允北莊前

出修齋義書 逸史卷之九

十六

地侯一矩青木紀伊守拒我命於是利長與侍從利政間道攻

大正寺小松兵、遶路擊卻之、遂傳城連戰破之、三日、智人

肉薄而登、遂拔之、獲正弘。○四日、大君至自小山、聞伏

水不守、震悼、令鳥居忠政元忠長子左京亮襲舊封、矢造下總地四

萬石及東土、平徙封于岩城奧地、食十二萬石、餘行賞錄子

弟皆有差予、茶戶政重子五百石、以為菟道宰。○黃門利

長欲攻北莊、進兵次于細呂城、青木一矩懼告急、敦賀大谷

氏治賀侯姊妹夫有中川宗伴八郎左衛門晚號宗伴者老於京師

聞北土驛、將如賀過、敦賀大谷吉隆拘之、脇令作書報

賀侯曰、噴內府西土統下多離畔、西諸侯邀擊破之、於濃

內府亦參中原既定、西人今日且發戰艦數千、削平北地利

長藩書疑懼收軍而歸、小松出兵要擊、戰疾力、吉隆提兵

抵北莊、先是賊使京極宰相高次及朽木脇坂諸將合兵

二萬、徇北陸、高次不得已從之、吉隆與之合勢、頗張、吉隆

乃招降置戍、留諸將備賀、自赴中原、堀尾氏留守、以府中

降賊吉隆收質而去。○高次之北也、令黑田伊豫赤尾伊

豆留守、賊以其當要衝也、喻納城受代、二子答曰、寡君之

命有死、無二、且夫人氏、輕松臺皆在焉、使者三反弗能奪

○山形羽地少將義光、足利氏裔、世為東諸侯、織田氏之霸

也、修聘獻良馬、大君在坐、言其為名族、織田氏乃厚禮

之、及曲臣氏興、即之、大君又屢言之、太閤亦加禮、義光

德我、固請使其女子來仕、焉其女有殊色、關白秀次納之

德我固請使其女子來仕焉其女有殊色關白秀次納之

未及見而敗太閤誅諸姬義光具狀求哀弗聽併尸於畜
塚義光怨毒次背其以東征命就國也上杉氏矯孺子命
以重幣招之義光怒曰內府之誼不可讓孺子於我何有
然會津疆大且邇未可示情乃陽善報之受幣頒之士臣
陰移四隣圖進取南部信濃守利直秋田城介賀季戶澤
右京亮跋蓋六郷兵庫政象等詎城館主會之次米澤口
及關上國兵起伏水又陷諸援疑懼皆還義光乃退自守
○上杉氏之徙封也與越後以稅人相閱遂有隙及將舉
事以越後其舊封而奕世得土心濟以厚賞募土豪作亂
國主勅秀治受封日淺人心不能固及畿甸有變土寇
起所在嘯集衆至數萬以津川爲窟攻上條拔之將進

春日山秀治所秀治老堀直政逆擊卻之賊衆數千又圍下

倉直政子直寄率兵八百赴救連戰皆破之賊合散兵復

至直寄領衆曰吾嘗聞孫子之言曰兵以正合以奇勝今

且嘗之乃張疑軍自率加兵二百伏林莽夾擊復破之追

亡斬獲頗多賊衆二萬又圍上條本莊侯賴勝村上周勝

明非柴田侯宣勝溝口伯耆守將兵救之宣勝次分陀川

賊兵數百濟川設伏於篁中宣勝先鋒世馬太兵衛臨川

曰水涯多人馬矢乃反騎踢伏破之宣勝具戰艦水陸齊

進七日與賴勝兵會堀直政亦至八日賊解圍而遁會津

益山兵助賊秀治等知其難猝制及聞大君旋師入江

戶各固壘自守賊亦保津川不敢出○上杉黃門軍于長

沼與地二旬分兵守險隘日俟我帥入及師旋直江兼續請
悉眾尾擊景勝不聽曰伊達暨堀在後最上又負約未可
輕出也時鬱宮訛言上杉太舉追躡人心危懼少將秀康
使人請戰曰留任多暇士馬咸勸請與君一樂戰不知君
能來乎且僕在乎景勝答曰拜命之辱然自先世出師有
律深以乘弊抵噉為戒寡人不敢失墜公子間於此地軍
須有調幸見告將士之戲請留待內府再到十日遂撤營
歸會津○初岐阜中納言秀信荒遊窮奢及受東征命國
用空竭彌月不成師石田三成自大坂還佐和益矯孺子
命恐喝四方首使人撼秀信且曰大兵將東岐阜當其衝
不可不速來締盟秀信疑懼其老木造具康諫曰治部汗

回不可輕信且公右府公達宗豐氏背恩忘義冠履倒置
久矣今公於孺子何有內府右府公之姻而小牧之役舉
國翼我大叔意在為我復舊物何惠如之請疾與治部絕
以報內府秀信吟而不言夜與嬖幸議羣嬖以地密邇於
畿甸也懼爭勸連和秀信乃厚禮使者遣之三成預偽造
金幣以給召募於是潛如岐阜納偽金百枚約事平之日
益封以大夫秀信欣然聽命秀信之幼也前田玄以撫之
時玄以以所司代在京師諸老乃請與玄以議秀信使具
康等如京帥身乃如佐和蒞盟玄以令通告絕而東具康
等馳還則既無及具康又請誘致三成禽殺以掩前愆亦
弗聽羣嬖咻之遂定城守三成分兵助之秀信後覺金偽

始知勝計深自悔嘆云勢伊濃尾諸城王多隸岐阜故

觀望未東聞岐阜入西盟爭與賊通唯黑野地濃城王加藤

貞榮深仇三成而勢不得獨異伴從之三成修大垣地濃暫

壘築近隘移其城至于外以大垣為根據以逆東師十一

日我先鋒將軍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護軍井伊直政本多

忠勝抵清洲建大垣七里賊不敢出東諸侯亦多至其封

在勢濃者皆就保焉○毛利宰相秀元以諸侯師略勢十

五日長束正家率兵先抵阿濃津城王富田知信信濃新

至自東正家招之知信陽從之夜斫其營大破之正家單

騎逸○十六日德永壽昌市橋長勝下總等攻福東地濃拔

之福島計則率兵二百巡行十八日壽昌逆之攻高巢亦

拔之長勝守福東以斷大垣地勢饒道○初鳥羽地志城

王九地嘉隆使其子長門守守隆從東征既而與賊通屢

出水軍攻畧勢尾海瀕賊遣新宮地紀城主堀内氏喜安房守

佐之守隆隸先鋒西上聞之入志地次畔乘輿以歸順嘉隆

怒逐使者○大君之還也下令曰西警方急應不口而發

故士皆褻餼而朝枕戈而寢既而無行色清洲前軍引領

而望訛言日興護軍二子懼上下解體屢促駕使者項背

相望最後大君親念村越吉直茂助往喻諸將十九日吉

直至清洲二子逆問指吉直曰無他諸將向背未可知且

托以疾也二子大驚曰軍情方危果道此意眾心懾貳大

出修葺書逸史卷之九

○二十一

事去矣固請改辭命且曰異日有讓白口保之詰且會諸將邀吉而吉直自謂二子言有理然大王神算豈不及此邪大王軍日余爲粗幸諸僚文武不乏其人而選擇使我面命鄭重又有取而然今惡得聽智士之說以壞我性乎至則颺言曰內府有命曰狐有寒疾未可就長途戎事嚴急諸君其計以決去就直政忠勝失色衆皆累加藤嘉明左馬介離次曰使乎使乎臣謹聽命乃顧座曰如是乎我輩不曉事今敵咫尺而曠日相持歛手俟駕之出孰知載書之實福島正則擊節曰典概之言是也吾儕舉止狂夫焉之請先屠岐阜以効赤心衆則聲贊之遂刻期進兵吉直反命大君大悅令世子秀忠自鬱宮出師取途岐

蘇兵總三萬○廿二日我前軍發清洲岐阜中納言秀信命拒於木曾川木造具康以衆寡不敵請擊辱以待後援不擊吉田侍從輝政自上游亂與岐阜兵戰于米野破之清洲侍從正則自下流結筏而渡攻竹花寨取之諸軍分從二帥黑田甲斐守田中兵部大輔藤堂佐渡守等備大垣○上野地伊城王分部政壽左京亮受命就封其城惡而四近多應岐阜又聞賊軍且逼乃棄之投阿濃津是日毛利秀元攻阿濃津克外城富田知信啟才城同政壽殊死戰知信室浮田氏美而武田事急單騎而出鎧皆鮮麗奮戟衝肩衆皆屬目遂扶知信而入賊爭逼知信登埤以死自誓○廿三日我師傅岐阜秀信命守郭具康諫曰兵寡而

分不可爲也請捨郭併力於城中亦不聽具康退而嘆曰
織田氏不祀在今日也我師奪郭而入正則門于南門輝
政門于北門淺野幸長一柳直盛監物攻瑞龍寨拔之城中
望見益沮我師鼓譟乘城具康厲衆悉力捍衛傷而廢秀
信寄盛揭笠乞降與左右十餘騎遁高野君數年死于山
中正則使人問具康病後加賀中納言聞具康名聘之辭
曰福島公嘗有意於臣及正則拜大藩召而祿之列於三
卿云

逸史氏曰石賊之難天下侯伯不能無病於去就矣蓋憎
奸而東焉者嫌於負豐家踐要盟而西焉者疑於獎亂或
牽於情或拘於勢而內又懷一身之計宜矣其難察乎順

逆之機也當是之時無之數者之惑斷然可東而奸黨賊
類不得容喙心事暴白不媿乎天下後世者唯織田納言
爲爾本大夫所諍吾無間然若能幡然自奮仗大義而首
當賊鋒則清洲爲後援萬無傾敗且也凡豐家統屬多其
舊臣卽馳檄四方諭以名分孰不聳動儻關原大捷之日
固請大君整旅臨大坂責以豐氏前日處我者叫孺子
移諸鄙約以三十萬石豐臣悉奪織田氏地以三十萬石供秀信諍在天正十年之封
乎爾嚴義正而彼大衄塗地之餘風鶴皆共敢不唯命是
從抑此則雖大君威力猶且有難處焉者唯在織田氏
獨爲不用顧忌出乎爾反乎爾天下惡乎執咎然後退守
藩服示以雪先恥而無覬覦之心則大君無復西顧之

焉元和之武而或何於斯時使大君開至治定鴻猷者
綽然有餘年豐氏鬼亦將賴以不餒矣其盛勳偉烈如是
大君亦不得不待以不次之賞焉乃濃尾舊疆必不屬他
人而一王朝之班永不居賀薩之下也惜乎從幼乏輔弼
始為國計之匱不克成師終焉陷於賊謀噬齊靡及進止
狼狽自取顛覆以貽嗤於千載其愚弗可犯也古者有志
曰一姓不再興良有以也噫

○島津義弘石田三成救岐阜出兵錄川是日黎明賊前
軍三千至合渡陣岩上甲斐守長政等謀而知之暨兵部
大輔吉政佐渡守高虎分隊而濟乘霧擊其不意賊才傳
擊亦狼狽接戰長政舞柀死一騎將其士黑田一成一書有黑田美

一作恐即後藤基次等皆歿死戰長政陷於溝中水滅頂其
人拊之以他馬復騁吉政高虎犄角之賊遂收走我師遂
北平錄川義弘欲戰戒三成三成大怖曰敵濟水而前意
岐阜既陷也今雖戰靡及且彼方銳未可與爭遂揚鞭還
大垣義弘不得已亦罷去我師乃濟錄川陣赤坂浮田秀
家夜逃三成曰敵在赤坂者不過六千我且與義弘行長
合兵三萬乘關斬管彼疲而不知地理必得志矣三成曰
夜戰以勢擊眾之術今奚必利於此且不出數日毛利宰
相至自勢安藝黃門李自浪華可以制全勝秀家曰宰相
至則敵在岐阜者皆來比黃門至內府亦必來威力相當
何全勝之有三成弗聽曰我能辨之君第待焉乃止○是



日阿濃津乘陷柴村秀元聞岐阜急使高野淳屠興山行
成富田知信致城而去事平入君嘉其勞仍復舊封益
以田二萬石併食七萬石云○宰相秀元同兵則岐阜既
陷乃退次南宮山地濃雲侯廣家土侯盛親水口侯正家安
國寺惠壇隸焉○廿四日我軍帥悉會赤坂鱗次營壘○
初石田治部驅濃尾諸侯成狗山以為岐阜聲援加藤貞
泰在數中益不自安竊勸竹中重門丹後關一政守長門等
歸順及岐阜下共拔軍從我前軍未浹辰狗山潰○大谷
刑部走檄召諸將徇北陸者會師于大垣○黃門秀秋既
陰通於我及賊攻伏水按甲不預圍城賊之會大垣次高
宮江地稱疾不前秀元之入勢欲與俱亦不聽賊懼變遣二

將託密議刺之稱疾篤不見曰少愈我且往既而至大垣
使謂城中曰訛言洶涌未可輒入請破敵而後會賊不能
強焉使營松尾山地濃令脇坂中務少朽木河內守赤座越
守直小川左馬助祐忠或隸之以備不虞而四將首既與
秀秋合於是密因黑田氏約內應賊益疑秀秋又懼其多
兵乃發使者略以大封且曰請尊為監主以至孺子長秀
秋晒曰未既以是推藝黃門今又見來推大坂何盟主之
多乃辭使者曰何見疑之深我本赤心不待此使命也○
吉川廣家之嗣封也黑田氏有力焉故相善亂作因而納
歎從秀元於師屢勸歸順當在南宮山甚口之會德永壽
昌亦遣客說秀元秀元從之廣家乃密送質於赤坂○織

田信雄

田信雄韜迹於伏木多年其子秀雄以大野越前城主從

東征嬰疾不果賊之陷伏木城也誘信雄入清州舉兵

以復勢尾舊封信雄內懷大君恩誼外逼賊勢辭以無

士賊乃支給金幣以募士信雄心動潛召秀雄戮力秀雄

大驚回人苦諍弗聽是月秀雄卒無子國除信雄慨然尚

持兩端及事平以入君曲宥其罪而弗問信雄自匿京師

云○九月朔大君出師自海道因幡守康元松平係大君異父

弟大膳亮家昌與平係大君外孫處守石川家成日向營沼定

正部諏訪賴忠安藝守內藤忠政仁兵衛尉輔公子信吉守西城

家成請曰司天之法今年塞在西方願壓勝而後行大

君曰西今正寒我往破之耳遂發○二日世子次小室信地

令人招真田安房守使者再反弗聽五日柳原康政言於

世子曰昌幸善兵今宵必來乃張燎布陣主人果出見有

備而退六日攻上田主人壅金川上游設伏於山中挑戰

佯走我士爭進真田幸村縱精騎邀戰伏起來擊我眾駭

并昌幸決金川我後軍不能繼是以甚敗相持三日真田

信幸從世子日貽書昌幸勸歸順卒弗聽世子恐逗留置

成而內森忠政美作守以川中島仙石久秀越前守以小室俱

備上田昌幸不能尾焉○越侯秀治與土寇曠日相持聞

我師克岐阜大旆旣西士氣大振八日使監物直政等擊

賊破之下田會津援兵亦遁遂拔津川掃其巢穴溝口村

上氏等亦各勒兵轉勦旬月越後悉平○九鬼長門守守

田信雄

十一

山陰縣志卷之九

十一

降頓畔乘有日聞大君西上恐逗撓以其甲攻烏羽與
大隅守嘉隆戰而還上狀於道次大君弗懌
逸史氏曰舊志有言守隆氏歸嚮之深至於暨父交鋒而
大君弗懌者獨何與吁嗟此其所以弗懌也學澹道喪人
昧於大倫如此議者亦猶出是言可哀也哉父子而構兵
以至兩軍流血者亦莫非父子兄弟曾虎狼之羣之不若
也一時滔滔莫辨淑慝唯大君能識乎大者其創鴻業
此亦可見其一端矣

○賊圍田邊五旬長岡玄吉死守相持初玄吉以國詩名
世嘗受古今集於西三條氏悉傳其秘蓋王室自中葉
學廢專崇國詩託祖宗之道於詞學授受為言以古今集

為最重時公卿以下無知其說者僉恐玄吉死而其傳泯
天皇乃詔前田玄以和解天使蒞之十二日賊罷歸玄
吉移龜出_{丹波地}尋聞關原報遂遁高野事平大君念其
勞也召還老于京師天皇擇公卿長詞學者受其業
云○曾侯利長之旋師也會土方雄久至白小山始得宗
伴書偽悔之已而我使者又至報西上申前令利長即日
戒嚴徵帥于能能侯利政辭焉初大納言氏之寢疾也屢
謂利長利政曰德川日興恐不利於孺子當大君自伊
冰往見利家也利政私於利長曰我克行大事利長遽止
之曰族矣至嬰利政佩寶刀存進拜揖意在不測利長屢
日攝之不得發太夫人之出質也利政固執不可欲死之

山陰縣志卷之九

十一

大正寺之役多得賊報既歸決意與賊通利長患之使雄
久往再三戒諭稱病甚弗從利長乃以其甲發會小松侍
從長重送款於我遂與利長交質相見利長進抵大正寺
賊戒遁乃遣使北莊請讓焉青木氏依違答之○京極宰
相高次在北陸決意於舉事得大谷氏報而還也故意低
徊後諸將以是月三日馳歸大津詰且閉逢坂關收精聚
焚盧舍分兵登陣會柳川侍從宗重筑紫上野介廣門從
大坂趣大垣至石部聞變反兵陣于湖橋藝侯輝元聞之
遣來目侍從秀包及大坂將士以兵三萬伐之次逢坂淀
臺懼女弟遇害有尼孝藏主女監阿茶皆以辨慧悅於太
閤每爲內使乃遣二人往喻焉秀包因得奮關而前二吏

見夫人氏懇乞改圖辭曰戎公歸而不入外議無所與知
乃求見高女辭以戎事倥偬不得命而出則東西圍合攻
關三日夜死傷甚多宗茂以驍勇開親麾衆陵城諸軍從
之十二日奪羅城高次好義御下有方士皆出死力至廝
養無有離心賊恐力取損兵環牙城以火器焚毀樓櫓城
中窘急○十三日大旆至岐阜或獻巨柿實大君笑曰
大垣旣入手撒之地令左右爭取衆皆稱賀時人遂改大
垣爲大柿云蓋柿垣邦音通也前軍諸將相次迎謁黑田
長政密白於大君曰若檄一向僧徒飄起畿甸是賊肘
腋之變乘其內顧擊之可以制全勝大君曰子策亦善
但孤當以威武戡定禍亂今仗大義梟鼠賊豈假力於浮

圖輩哉長政慚服
逸史氏曰黑田氏所言豐太閤既施於紫海之策而獨
大君斷然弗聽者有以也矣蓋大君英明洞見異端之
害又深知一向之教固結愚昧其害尤甚蓋在參之日其
宗作亂一朝煽動至於親戚勳舊畔君父而歸之織田氏
時欲除其害以鷹揚虎視之威用兵數年東撲而西燎竟
不能芟夷焉大君親聞之熟必有慮於後世益難制者
矣夫有勲不得不賞焉有勞不得不褒焉當時或資其鷹
犬之用以邀一時之功乎取覲之日不能不殊封大賞以
充其欲爾後薰灼之勢果何如哉乃其不聽於黑田氏非
特勝算既定不俟他援也 大君之思豈八紘遠乎哉

○諸將多請攻大垣 大君曰大垣重固兵多而食足且
備黃門爲渠帥島津小西大谷長束等一心佐之未易力
爭但石田謀主而不知兵必恃衆而利野戰果爾藝筑旣
內應足以撓賊勢當一舉而殲焉彼按兵不出已二旬意
或在俟我動今且少進兵以見彼所爲十四日中軍至赤
坂陣岡山前軍諸將移次進者數百武細作報大垣口敵
營驚而塵揚浮田秀家揖石田三成登阜望之細作益至
曰內府至矣島左近言於秀家曰是陽爲大兵至以懼我
耳秀家曰然縱內府果來亦吾度內耳但彼旣拓陣而坐
視不出兵非武矣請乘其未定擊之左近曰利在設伏前
隊勇而勿剛可三成亦以兵助之俱濟株川挑中村一榮

陣一榮正部伍邀之玄蕃頭豐氏有分兵衝擊之賊敗走二軍作敵狀遂至水涯大君自岡山望見焉謂左右曰故式部善兵士皆練習故其整齊可觀如此已而兵濟而前大君撫掌歎吒果遇獲而敗其良多死賊爭蹙不得退大君顧井伊兵部本多中書曰往收軍二人以左右馳大呼指麾躬敵而還賊不能逼○大垣諸魁屢議戰守紛紛不一故曠日相持於是聞大君定至大會衆決議宰相秀元使長束正家及惠瓊往受節度黃門秀家曰內府既至必悉衆來攻今高城深池加以士馬糧餉之澆何懼之爲不出數日田邊大津之師皆集毛利納言亦至自大坂內外夾擊勢如飢鷹搏爵豈非全勝乎刑部吉隆大

藏正家皆曰黃門善大治部三成曰不然我衆十餘萬敵歷牛之兵要在當守而守當戰而戰吾聞五攻十圍未聞守以代過之衆也且業已奉辭伐罪反嬰一城曷以示天下天正中小牧之役我師曠日持重卒不得志而罷以愚觀之是失機於當戰也先君一誤今豈容再誤哉關原平曠利於待敵請黃門氏以中軍退舍於彼藝宰相以前軍邀藤島津氏自菩提山赴雉空藏繞出敵背我與諸侯師分爲三軍前後齊擊衆鳥得支追亡蹙諸錄川谷渡匹馬不能道大業乃可唾手而成矣列侯諸將負氣者皆雷同焉秀家乃曰兵貴神速若已不守詰其宜會戰遂布令東載令吉隆如松尾山戒期薩侯義弘時在城外問命使鳥

津家久中務謂三成曰今宵宜潛兵襲敵義弘請先衝中

七

堅是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事或可逞彼有備不得入而後從事於關原未晚也三成未答島左近自傍曰明日萬全之捷足再觀源公甲背焉用此危計三成曰然是薩侯過慮耳善為我謝家久不憚顧勝猛曰足下觀夫甲背在何時對曰僕舊事甲國山縣氏嘗從追源公於囊井家久冷笑曰今德川非復舊德川足下比而同之所謂飯匕成矩也長揖而出正家惠瓊歸報秀元不欲動乃曰我代輝元在此今浮田氏為上將而我前驅是辱我納言也二人解說再三弗從三成尋至曰各將一軍諸藩分隸何辱之有亦弗聽三成乃曰然則我與諸子佐備納言以當敵公

乘戰酣自山上衝擊之秀元陽許之秀家幸諸軍夜此

原下令悉滅炬置燎于栗原望而西路狹隘部伍不整甚

雨及之沾濕狼藉衆竊以為敗兆三成妹婿福原真高右馬

助及相良長每宮內少輔秋月種長長門守高橋元種右近垣見

家純和泉守熊谷直陳內藏允以兵七千留守大垣時長每種

長元種業已發間使約內應三成自南宮抵松尾見筑人

勅之遂轉手關原邏騎爭報大君悅曰敵人我穀中下

令薦食○是日京極宰相高次與賊交質致城初賊使僧

興山行成高次弗聽以死自矢淀臺復使尼孝女監海津

固請為興山亦復至甚言之會賊放大煩松臺氏侍女受

驚死者二人松臺大懼懇求許成高次乃從之遂遜高野

出參續後書 逸史卷之九

七

○十五日黎明大君進旆于桃配清洲侍從正則以先鋒軍八幡祠南兵部少輔直政奉公子忠吉與中書忠勝等繼之加藤左馬助細川越中守黑田甲斐守田中兵部少輔生駒噴岐守雅樂頭親正子一正竹中丹後守戶田肥後守伊丹兵庫等爲右拒軍菩提山陽京極織田二侍從兼堂佐度守山內對馬守有馬玄蕃頭津田長門守等爲左拒軍牧田西酒井左衛門尉爲中軍前驅大須賀出羽守爲後軍西尾豐後守津輕右京亮松平丹後守水野六左衛門等留備大垣吉田侍從淺野左京大夫有馬金森德永三法印一柳監物軍尊井備南宮山他列侯將校皆從中軍兵總七千○備前中納言秀家將中軍陣天満山址

薩摩參議小西攝津守在其左大坂兵屬焉有馬修理大夫河尻肥前守糟谷内膳正戶田武藏守平冢因幡守等在其右大谷刑部在其西南石田治部背膽吹山而陣島左近爲之先鋒柵於八幡祠北筑前中納言秀秋安藝宰相秀元皆在本營布陣朽木河内守脇坂中務少輔赤座越中守小川左馬助陣松尾趾吉川侍從長宗部十佐守鍋島信濃守長束大藏僧惠瓊等陣南宮趾兵總十二萬八千○時霧霧四塞不辨咫尺大君進中軍半里許辰時天晴三成望見喜曰東師遁矣是自送死也以我大兵與南宮夾擊之今日必無源氏利在誘致而後戰乃設燧按兵以待○公子忠吉資雄邁而娶於井伊氏故直政厚

之於是直政率精兵三百奉公子忠吉攬先福島氏士可
兒吉長才攬之曰我軍奉命為先鋒敢先者誰居直政曰
我奉公子巡邏耳曰邏騎過衆非制矣直政不得已顧其
老木俟右京曰若勒衆乃與公子以數十騎馳會中軍螺
起前軍諸隊競進直政擊島津氏軍忠吉殪一人而傷直
政力戰竹筒右京尋至中書忠勝等亦繼之與島津及小
西氏圍是以不敗西氏圍是以不敗
逸史氏曰鄙諺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前輩有稱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善夫公子以貴重之身與卒伍爭首功於鋒
鏑之下一時大人君子皆以是為盛烈其大者蓋闕如戰
國餘習豈不哀哉兵部氏國之柱石舍老謀而用壯事亦

非所問也矣

○福島則擊秀家軍不利死傷數百人衆將走正則大
怒馳且號曰退者斬秀家亦厲衆健鬪兩槍相摩迭前迭
卻○黑田長政高勝猛柵勝猛躍馬先衆周麾而騁中
銃而短餘衆潰○田中兵部少輔生駒噴岐守竹中丹後
守戶川肥後守擊三成軍與舞兵庫蒲生備中戰卻走數
百步三成訛曰可也乃舉燧報南宮下阜盡譟令前隊尾
而前南宮師不動長政及加藤嘉明細川忠興衝突石田
前隊田中生駒等乃反擊焉○大谷吉胤吉隆子木下賴
繼吉隆養子平塚為廣戶田重政合兵進自道南京極高
知織田長益長益子藤堂高虎津田信成長門邀

山修齋叢書

逸史卷之九

三十一

擊之賊鋒甚銳且戰且退○於是諸隊齊交鋒矢如織
烟塵蔽空號呼聲動地殪尸相籍原草皆朱殷日既午勝
敗未決而賊勢屢張金吾秀秋黃門乃秋兼左衛門督唐官金吾逸巡未
發窺島孫兵備馳報於大君曰松尾似倍約若之何
大君弗懌曰嘻豈予賈人乎頃之顧孫曰女銃射松尾試
其向背孫率銃手而馳向松尾連發先是長政使大窪亥
輔促松尾兵亥輔拉其老平岡石見重定撫刀曰事方殷而
子殊無應意即見敗請滅以頸血石見指天曰我自存處
分弟待之及銃起急傳令轉厓下山步騎八千銃手六百
擊吉隆軍脇以朽木小川赤座鼓譟繼之吉隆久有惡疾
碧綃冒面不甲而騎望金吾氏旂曰狡童果忘恩背義乃

三十一

飛橋大呼曰直衝中堅必能獲童衆塵戰筑師挫衄吉胤
賴繼及騎赴援長益高虎乘機蹙之與筑師夾攻斬獲大
半賊右師敗津田信成與戶田重政武藏關不決織田長
孝代鏖重政以矛獲之小川氏士獲平冢為廣因幡湯淺
五介大谷之良也馳告吉隆曰武州因州皆死練士亦盡
兩郡君殘卒枝梧事已急請自為討吉隆首肯出囊中金
散眾使行顧五介曰勿令讐傳我首乃仗劍年四五介到
之侍者葆元以禰痊諸淖東五介遂冒藤堂氏陣藤堂高
刑仁右獲之吉胤賴繼兵皆死馳回觀虛驕相嚮而哭欲
死之從騎諫止乃潛歸敦賀謀城守無應者遂奔大坂賴
繼尋死吉胤死於元和之役云○我師見松尾應氣益奮

三十一

闔軍大鼓噪騎登卒躍乘之賊不能支浮田秀家怒秀秋
 將親馳之其老明石全登掃部諫曰乘金之身何輕先匹
 夫曰故事已去一死以報故大闇耳顧召圍人全登曰借
 命親蒞重臣皆畔主公一人留輔孺子可矣備作殷實豈
 不可以雄張哉然不得志岡山城池受天下兵而後死未
 晚也秀家沈吟良久乃以左右數十騎遁賊中軍敗知名
 之士皆留而死其騎長河內七郎右衛門以勇畧聞於是
 幸屬馳突明石掃部呼曰一敗塗地七郎何氣王之其晒
 曰是豪士之常不足異事大野修理禿治長祿之與其士
宋村權權右衛門合刺磔之師部單騎遁治長級七郎詰牙陣不
 知甘為誰及事平或人指名之治長以自大君曰我聞

其名舊矣惜也當時不識視其面○賊之出關原也邏騎
 皆報曰兵十餘萬黑田長政有士曰毛谷主水適使焉
 大君諮以賊衆寡對曰不過三萬怪詰之對曰臣計其鬪
 士不計見兵大君稱善賜菓而出既而曰我恨不問渠
 姓左右以毛谷答掉頭曰不然渠於毛谷有健鬪之功因
 以以焉耳蓋其姓田原云藤堂氏之獻湯淺五介大大
 君曰是兔唇漢與技血驗之果爾衆皆服○大君善知士
 錄微○細川黑田加藤田中等與石田戰未決會京極藤
 堂織田等破大谷而至左右角之賊左師潰獲蒲生大膳
 北川十郎島左近子新吉等甲首百三十蒲生備中知不
 可為幸屬冒陣號侍從長益斫以刀不入馬驚而墜又斬

二人長益與其士叢稍瘞之三成逃匿膽吹谷中○加藤嘉明初臨軍也鎧冑鮮麗及戰換以庸甲賊抗而不卻賊走而不追人以為智黑田長政擇壯士十餘人以自從誠曰今日必取石豎敵瘞勿躬馘敵走勿獨追唯余馬首是瞻及賊奔竊追至膽吹趾而返人以為勇○島新吉有二弟孛家竄於山中養母十年所窮甚不能自存當大君在駿府二人竊議曰昔聞官懸重賞以購石田氏黨今一人捐軀足以終養弟固請為囚兄乃給母以弟官游反接之以詣府自言山民誘禽鳥勝猛子有司付弟獄賞兄遣歸兄不忽去連夜彷徨獄畔獄吏執以獻乃實曰請速就顯戮大君憫其孝義特宥二人令迎母於府下厚給

終身○中書忠勝兵部直政等與小西行長戰交綏及石田敗小西前隊自亂行長傳令少卻而整我師謂小西氏走爭萃於是賊遂潰行長麾眾大呼弗聽乃挺身逃三成昧於兵但以其有異圖也舍業招致諸侯賓客暨諸亡命故軍鋒甚銳殺傷亦過當士死勢窮而後走行長勇悍練武事然嗜利不好客首仇異圖而益事封殖士亦無歸者故及大事人不出死力闔軍潰散世以為笑俸云○於是賊皆大敗績唯島津義弘固列未甚敗秀秋鼓眾逼之義弘殊死戰斃人皆奔薩人亦多死見兵塵五百義弘自謂卻走并武乃以銃自環取途足緒領直摩我陣而南福島正之正則子刑部少輔遣之不克酒井家次軍亦勦我師迭進倚

角獲島津豐久義弘弟家久之薩侯將死之阿多盛淳忠實

失其柵盛淳蓋其叩馬代之而死乃得脫走公子忠吉井

伊直政追躡直政傷臂而止弘與數十騎踰嶺開關達

太坂挈室航而還國○我師喋血乘勝分道尾擊斬首虜

四萬計餘皆鼠伏鹿走遺棄衣糧器械蔽野塞川我兵死

者不滿四千未時而畢列侯諸將皆見初大君介而猶

巾於是乃冒顧矣曰諺不云乎克而固冒纓衆皆賀公子

忠吉井伊直政至大君視直政劊手自注善藥謂公子

忠吉曰女亦陪注○中納言秀秋疑懼未至大君命召

之乃以脇坂朽木赤座小川四侯至大君下胡床揖之

秀秋膝行蒲伏不能仰視命拔佐和山自效脇坂朽木並

得復舊封赤座小川有罪奪封福島正則附黑田長政耳

曰秀秋爵位自隆今恭然卑屈醜亦甚矣長政微笑曰雉

雖遇蒼鷹不得不爾○或人請凱大君曰今日之捷列

侯之力也其孥咸在大坂心當西悲我豈忍獨樂哉數日

內至大坂悉復其室然後凱焉未晚也衆皆感服有隕涕

者○宰相秀元心持兩端初觀燧起賊勢競將下師應之

藏人廣家弗聽乃傳餐而坐或相謂曰斯飯是宰相氏反

食邪止家等山趾軍始疑懼焉及我師乘勝部下尚不曳

卒皆秀鉢而觀焉秀元使謂正家等曰我欲下而前鋒不

可請子自為計山下軍驚而潰亦不追焉池田淺野等皆

軍望見感之斬獲許多惠瓊奔京師盛親奔大坂正家還

水口秀元以無功不自安廣家使謂長政曰秀元宜馳謁
 焉但輝元在大坂義不可獨先請俟異日遂垂纒引去○
 是日西尾光教豐後津輕為信右京等進攻大垣松平康
 長丹後令曰銃豈特長兵亦是攻具乃築雉堞以銃毀之
 克外城○十六日帥攻佐和山十七日脇坂安治與子安
 无淡路自南面登捕斬若于衆畢登石田晴成三成父重
 成三成兄朝成重成子右重家三成子宇田賴忠三成妻
 木工助木朝成近大夫等舉自殺三人若以三成不存命出中吉政大索遂懸
 重賞以購逋寇使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
 長往護衛京師置關四郊法令嚴明秋毫不犯四民復業
 ○十八日大垣諸將相良秋月高橋斬垣見熊谷等出降

以其歸順先沒皆得復封福原右馬幸餘衆猶固守西尾
 光教射書諭之右馬自斃致城而逃尋賜死○初山岡道
 阿彌景友以偏帥徇勢遇長束正家逃歸要擊走之遂進
 取名城王氏家行廣內膳逸又取龜山城守羽柴勝雅
 守下總逸又取神戶而還景友警敏滑稽以能迎合得寵任
 擊御外人頗喧闐於其門及難作多論西諸侯歸順又樹
 矢弟之功明智之阨與其二兄有道次翼衛之勞伏水之
 陷其弟浦安死之於是自謂必得封侯及事平大君賜
 以江之田五千石景友缺望稱疾不出或為言其屈大
 君攢眉曰道阿彌之憾宜矣抑夫夫也佞我若厚賞之則
 媚之風競興必大害家國故我寧負一人不負天下也本

多正始在側贊之曰善夫太內今川北條之不祀皆是物
 已不君然景友聞之懼而告愈太君眷顧如初尋
 封其子景本新太以與之吉渡一萬石云長束正家歸
 水口圍城守土民皆散自太君遣兵伐之正家挈室走櫻
 谷我兵迫之皆自殺○小西行長單行至糟川江有曾林
 藏王者物色之行長告質曰我德女拘而往焉林曰事至
 此公之驍名蓋自引決行長曰我奉天主教法禁自刃林
 縛而獻之賜林金百兩○石田三成踟躕山間採拾自給
 數日而托一民舍聞迹捕甚急病不能興乃使主人自首
 田中吉政就執之○十九日駕至草津天皇使使者
 郊勞焉大君令人呼治長如大坂存問孺子及淀臺曰

亂由石城孺子初無所知今賊既平凡事皆如舊道路紛
 紜之言予不以介意初大坂傳敗上下惶駭皆自以為不
 知死所及使命至其喜可知也
 逸史氏曰豐孺子幼冲固亡所知也然淀臺將種性又慧
 黠以至親臣宿將其與石賊通謀合議者審矣大君實
 弘之量一切置乎弗問雖漢世祖之安反側子宗太祖之
 保全柴氏母子亦不能軼焉假令豐太因處之則其視孺
 子不啻狐豚而圍城之人不為机上肉也者幾希世之耳
 食者或妄謂大君待孺子之薄吾則不信也
 ○安藝中納言輝元增田右衛門尉長盛自大坂馳使乞
 降不答○初柳川侍從宗茂在國得賊檄衆議不決宗茂

日成敗姑舍是豐公之恩藝侯之誼皆不可誼我弟往遂
出兵既下天津而東抵草津審聽關原之敗乃奔京師木
下肥後守隊定猶在洛宗茂使謂之曰令郎改圖言語道
斷公如有意於孺子請俱至大坂嬰城一戰辭曰去就難
狎決子且先往乃閉館自守宗茂囑曰渠固當然遂奔大
坂使謂輝元曰公必嬰城請受一罈辭曰姑議而後答宗
茂曰咄今日何議之有我且歸國觀變其下諫曰君之所
以報國酬知畢矣盍改圖保宗宗茂乃使人乞降于行營
會來日侍從秀包亦至自天津宗茂告情勸降且欲俱就
國秀包曰我嘗觀吾納言而進退宗茂至海門奪舸歸柳
川鍋島勝茂直茂子初從毛利氏徇勢而中悔及賊納降

歸國筑紫廣門亦自天津遁歸秀包嬰疾奔藝尋死○廿

日駕至天津遣與平美作守信昌如京師攝所司臺加藤

正次喜左板倉勝重四郎右衛門大窪長安十兵衛後佐

之○初加賀中納言利長怒青木一矩反覆勒兵迎北莊

會關原聲聞至一矩大懼乞降送任子利長曰乘之窮吾

不恣乃受其降一矩贈賄甚厚一無所取以任子南上是

日主天津執誦賀捷大君大悅慰藉再三且問曰侍從

弟何如賀侯蹶蹄曰利政功罪不相掩伏冀未滅大君

曰先公臨歿以子兄弟為托且子之績多矣侍從雖有罪

宜從寬典及賊黨流斬特赦利政除名為民悉予其歲租

稅及帑藏利政浮遊死于京師云○世子秀忠至日籠信地

開關原之慶晨夜兼行廿一日至行營大君愠其失期弗及事于關原也托疾不見世子攬涕而出柳原本多大窪酒井諸子從世子者皆執謁大君令井伊直政辭焉直政傳命且曰世子逗留不逮大事諸君亦當分其責諸子皆畏憚不答而退時稱井伊兵部本多中書柳原吏部爲三傑兵部威權最隆而心石公子忠吉西井備後守忠利不平之獨留謁直政曰世子後期自有曲折大君不必深尤命安否何不爲世子地直政曰我惜世子貽誤天下憤剗之深不能不言忠利勃然變乎色曰縱令世子有過而失驩於大主百方調護子之職爾今行營颺言以乘其釁獨何與猶有餘言吾意決矣撫刀而進在座驚救

乃罷衆命曰彼夫也信駿之役嘗以武開今日之勇實軼之 大君世子皆聞而壯之忠利時食三千石次年命食一萬石移益至三萬七千石預大政其長子嶮岐守忠勝實爲名臣第一○上野介止純本言於大君曰臣之父正信爲世子謀主勅有事于上田其衍期職此之由請加顯戮於正信以暴世子無咎於天下 大君怒霽威世子喜謂止純曰今日之言沒世不議正純揚揚而出安藤直次帶語人曰上州其無後乎言傷倫而有得色殆矣哉既而正純增邑人間直次曰殆者若何對曰未也及世子立益有寵增封食鬱宮二十萬石人復詰直次對曰殆者正在此君亡何正純敗衆服直次幾鑑○伊奈圖書助今成

州參將後書 德史卷之九

守日關關爲清洲侯正則所逼自殺初關卒與正則使者
爭而辱之圖書不知也使者反命而自殺正則性剛戾又
恃功而橫乃發怒責償於井伊兵部兵部論圖書斬卒數
人以謝滋怒曰賤隸雖百豈當我一士耶卽不得償於主
司我自存處分圖書故自殺事乃解世子聞而深恨之
逸史氏曰圖書之死舊志所載各異或曰大君之命也
兵部氏諫焉而不能得也或曰兵部氏之請也大君惜
焉而不能奪也或曰圖書自決也大君兵部俱弗知也
要皆未得義之正而今莫詳其實但其係福島氏之橫也
一矣嗚呼福島氏新附之功始乎是役輒從以橫書云慎
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始之慎

者猶且未易保終矧始以不慎乎宜矣福島氏之困於終
也蓋正則以功受大封至晚節汰虐滋甚元和中廢錮國
除正則積愆自取殃而當時世子之憤亦有待而發云

○廿二日井伊兵部本多中務松平下總守與池田福島
淺野黑田藤堂有馬氏帥帥赴大坂脇坂安治進護海門
中納言輝元右衛門尉長盛復使人乞降兵部等亦不答
○廿三日大君召世子見之因曰兵機如碁輸贏之數
在全勢矣一局旣制勝敵子錯峙胡足介意如今西上事
在濃尾關原已取巨魁雖有百真田亦且自降服舍大圖
細作我所知也女在上田日無進此說者乎對曰唯戶
田一西左門論之甚審實如尊算乃召左門曰秩庫者言亦

不行歟。或曰：使汝言易行。一西喜極號泣而出。一西時食五千石，命守大津城。次年就賜江田三萬石，撤舊墉，改城。膳所有馬董役官給其費。○與平信昌執僧惠瓊于輦下。○廿四日世子入京師，藝侯輝也避西城，徙木津邸，益馳使者謝罪，納降增田長盛、道高野。○駕駐大津數日，諸王公卿或發使或親來，饗旬于令。卜至豪農富商旁及大祠巨利王者奉贊，爭賀填溢街衢。初文祿紀元之冬，本願寺至光佐歿，子光壽如教嗣。季子光昭之母有殊色，既寡而見太閤氏，獻身以請焉。太閤乃絀光壽而立光昭。如順及大君東征，二人皆如江戶，送師石田三成。沮之道，勒還光壽，遂間行而東，其歸也。三成怒，捕之光壽，潛匿崖，免於是來。

賀大君慰勞懇至，且曰：賊之敗，亦汝之幸。居亡何為創一寺于本寺東，命曰東本願寺，禮秩一如本寺。曰：此原當廟者，宜並司其教。乃令天下支寺門徒分屬之。東西宗於是乎判焉。

逸史氏曰：一向宗往日之變，大君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大君審知其盤錯之勢，末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為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均，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滔天之禍，或可以嘿銷。易曰：豶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

○大君命修伏水城廿七日至大坂權居西城四方賀者
 益至所在黨賊者望風竄匿○京極宰相高次之保大津
 也馳書於兵部直政及侍從高知告義舉大君在中泉
 遠報書嘉獎且曰誅夷在近努力堅守高次出城而得報
 地又聞關原之捷悔恨不自勝焉及至大坂遠近輻輳高
 次獨不往命名之對曰城守不卒何顏得見使者再及皆
 固辭命非伊直政邀曰子舉事於危難之際明知無援而
 嬰孤城於賊窟義既烈矣又能遏賊眾數萬使之不及事
 于關原功亦不少乃往大君與之言如初○先是九鬼
 嘉隆懼罪與堀内氏喜_{安房守}奔其邑新宮稚山城主桑山
 一晴_{修理亮}攻新宮下之長門守守隆如大坂為父求哀弗

許因池田福島二侯苦請焉允之守隆喜馳人迓之嘉隆
 就途怕悔不安暴自刺而死○是月豐前太公如水率兵
 一萬而南或請姑俟土國聲息如水曰如此將失機會且
 不免觀望遂出師會豐故侯大友義統入豐應賊義統朝
 鮮役失侯幽于周及難作賊略以復舊封厚給遣還以徇
 九國義統欣然聽命如水聞之貽書曉之弗從既至糾煽
 新舊據立石_{豐後地}兵勢頗張黃築_{豐後地}為細川氏別邑距
 立石七里處守松井興長_{佐渡}等告急中津隈本如水轉旆
 赴援義統侵黃築主人逆戰不利既而中津先鋒至戰于
 石垣原_{豐後地}大破之如水尋至將進攻立石義統懼而降
 後大君放義統于常○加藤清直欲伐宇土八白_{並肥後小}

西氏邑宇及出師聞黃築急分兵赴援自率師繼之會黑
土其治所
田氏報統就禽乃轉圍宇土○如水進攻安岐豐後城

至熊谷直陳在大垣叔父外記處守如水起堙樓臨以巨
砲火箭又以龜甲車毀壘址鉦鼓聲震地城中大窘或入

請焚城為內應如水弗許曰守而三心叛之大者也吾烏
利之且縱火多死傷吾不忍也乃射書城上諭外記以順

逆且曰若用命不戮一人外記乃致城奔上國如水入城
悉祿其土已而外記聞直陳定死投中津亦祿之如水進

傳富木豐後地攻之如安岐主人夜出斫營擊卻之於是城
主垣見家純死於大垣有遁歸者軍吏拘以獻如水故縱

入城守將乃降士眾怒其所營請正罪如水晒曰我已請

彼亦薄我其事相抵功之最在得地而不殺人悉出其

民而祿其土豐後地侯秀成中川修理大夫初應大友氏中悔之
乃出兵伐白杵豐後地侯一吉太田飛彈守連戰不決如水赴救

喻以順逆一吉自殺餘眾乃降又伐角牟禮豐後地皆下之
於是關原聲問益至城堡望風歸順南豐悉平

逸史氏曰爭亂之世唯攻伐是實以謫詐為茶飯暴骨原
野視以為肉舖魚店獨如水氏俊邁多智慮能見正道之

不迂也乃不納反不殺降堂堂之陣整整之崩恩威兼行
所向無前其功反軼世之以為賢焉者也遠矣魯頌曰順

徂長道屈此萃醜如水氏可謂能順矣

○藝侯輝元之東也使其將村上掃部能島内匠等帥舟

修補叢書 卷之九 四十四

師徇豫徇真崎之虛攻之士寇亦競興加藤忠明內記為兄
嘉明守焉佃一成四郎佐之扞禦不屈一成設奇計夜襲
藝管手助掃部藝師敗績內匠亦死又擊土寇連破之身
被三創而廢藝入谷土寇復逼城忠明疾戰不決一成嘆
曰與初而死床母寧尸於原野乎乃裹創而起畢發旄倪
張疑兵於山上賊以為大援至氣沮一成乃悉銳衝突大
破之遂北走海瀕藝人爭舟而逃轉擊土寇平之海南郡
國賴得保全嘉明厚賞一成朝鮮之役一成從軍有功韓
人屬日後及元和之役老而益壯云○上杉氏時 大君
之西也欲釋憾於最上氏令直江兼續將兵四萬人羽曰
盡敵而反最上義光聞之而懼設二十五砦自上山達番

谷兼續拔幡谷義光遣子家親乞師大崎且曰君與我為
近姻以同承內府命今危在旦夕請舍舊怨以策新功弊
邑若滅君亦有唇竭齒寒之患願熟圖之初政宗之母義
光之妃也以疆場事屢舉兵相伐故云政宗曰誰能命乃
發兵四千助義光親率步騎萬五千繼之兼續既陷幡谷
乘勝轉戰奪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堂義光率精兵二萬救
之軍稍荷山大崎兵軍文田長谷地險兼續逼以竹盾募
礦工穿地迫起弔樓築土山砲礮鼓譟接晝夜聲震林壑
城中婦孺皆哭守將志村高治伊豆隨方捍禦屢出衝突義
光政宗又助之殺傷每相當而攻圍滋急兼續又分部四
出縱火攻掠取小寨七景勝益發兵遣中村式部攻土山

兼續使魏村造酒土泉正水俊功之望將里兒越後復客
城平獲造酒主水兼續欲先取長谷而併力於山山下令
部署陣中忽驚曰土國大事去矣兼續始懼會津使者
尋至命速班師一軍失色兼續曰聞變潛遁貽笑也嘗示
威而後去以使人告情乞戰結且鼓衆齊登陷郡城乘
風縱火燔而退遂焚營收軍義光政宗與我兵共進躡兼
續且戰且退鬪凡二十餘合以達平澤初兼津部將
所据城寨義光潛下之○冬十月朔奧平信昌徇石田三
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於京師斬之併長束正家等首梟之
○三日大君納毛利輝元降制其封藝石雲隱因伯備
中備後入國予周長二國輝元乃徙治於菽長地命子秀

就為任子除增田長盛封尋於之岩武柳地元和之役以其
予盛次夫大畔也賜死藤堂高虎如郡山收城守將渡邊
吉光勸兵衛或等將拒命吉光婢直有幹累衆皆推重焉
會長盛予書致城吉光處置又得宜高虎以為能遂祿之
食一萬石○大君發使者收浮田氏封國人散亂無復抗
者○丹羽氏青木一矩皆座觀望反覆國除後以長重
有才累其歸先關原戰也召而祿之竟永中累封食白
川與十萬石云○越中守忠興懋小野永重勝圍其父玄
吉也諱討之十八日伐福智山丹取之重勝自救○木下
延俊右南門大夫姬路城主家定第三子以父受留務于京畿
每代居守及役舉城歸順路梗不通聞慶馳至從忠興伐

山修齊續書 德史卷之九 四十六

福智山因受封于日出豐後一萬五千石○十九日世子

如大坂○薩侯義弘懼討不知所為太公龍伯素暱於我

大君亦以其嚙大而僻也病於勞師毒民乃聲言大舉航

海先令人諷諭龍伯龍伯幽義弘馳使乞降許之龍伯大

悅將來謝嬰疾不果欲使從子忠恒代往先是忠恒殺大

夫伊集院幸佩右衛門大夫忠棟晚號幸佩于伏水邸非其罪也於是

世子久直源二以邑畔其族應之境内驛發忠恒亦不能

出焉○備侯秀家之逃也西至元從騎多道亡又遇土寇

奪刀槍鎧馬與近侍三人草行露次匿山民窟室秀家袖

裏唯有護身寶刀一口聞名捕急將自裁一侍臣止之曰

徒死亡為也請竊還國以為後圖願賜臣以寶刀臣詐告

至公死以紆逮迹遂詣幕府自首曰秀家度不脫自殺于

山中微臣火化而收遺骨寡君既為首非其死不可以不

白臣分萬死謹以告乃獻寶刀以証焉大君允之謂侍

臣忠以祿之秀家微服奔太坂聞備已不守也率子秀規

奔薩會島津氏納降遂就潛匿焉○初加藤清正之圍宇

十也力戰奪羅城八白為控于薩薩發二軍水陸並進伐

佐敷肥後加藤氏邑以救宇土屯水股肥後小西氏邑清正軍人夜捕一

卒清正曰是必有遺下物舉火燭之有一竹杖清正曰可

矣剖得城將乞救於八白書乃募士入齋書如八白得期

覆之半途遂專力攻城晝夜不休城中且窘及關扉之報

至乃射書城上又捕賊自上國逃歸者故逸之宇土守將

細修附錄書逸史卷之九

小西倭人自殺致城八白守將及薩師在水股者聞之宵遁○黑田如水又率師而北伐香春下之進攻小倉城主

孫勝信豐前東土隸毛利氏次南宮山及敗出降事平父子皆坐放焉勝信尋死云○如水與清正剋期南徇筑後初鍋島加賀守直茂以其子勝

茂與賊也羅討馳使者乞降且欲以功自贖於是聞樞左近將監宗茂還率兵趨柳川宗茂曰我已歸順然侵疆之

旅不可不遏矣出偏師禦諸境上連戰不決會黑田加藤二氏皆至如冰喻直茂息戰清正使宗茂致城實諸隈本

善視之高統增同兄宗茂進止故坐矣後宗茂如江戶謝罪大葦命食棚倉與一萬石召茲增祿之更

姓名曰橘直次元和中復宗茂封柳川十二萬石直次亦得復三池一萬石云○鍋島直茂轉攻來目如水清正使

人喻城中初毛利秀包與如水善其發來目也囑守曰西師脫不利四隣必來伐若等力竭則悉殺吾孥死之唯如

水氏而來受其指揮慎勿與共抗焉於是守將棄封載孥奔藝清止又招筑紫廣門降之收其封山下筑後○飲肥

城于伊東祐民部大夫之會東征也病卒於大坂及難有寺修理大天騁還國伐旁近黨賊者克之伊東氏其先

君豆之伊東因氏焉祐左備經門存寵於源賴朝氏以仇強死其子祐宗大和守初愛仕于自向足利氏之時其裔

堯受封于日隅二國數傳至祐國與島津氏戰而死祐丘

修增續書逸史卷之九

○四十八

為其孫又為高津氏所逐流落多年及豐公西征裁復五
萬石之地於是祐慶謂薩侯宿讐斯機可乘雖大小弗敵
而繼援從特乃攻宮崎日拔之近伐佐土原日奮戰大破
之斬獲數百近隣諸城合兵來救又擊走之十一月如水
清正糾合二豐筑肥兵討高津氏進兵佐敷清正督前部
軍才薩境土祐慶大喜勒兵以從如水度薩必降服乃貽
書清正故緩師期以俟東報薩人亦告情不出既而大
君有命班師祐慶無然爾後諸藩疆場終無復事伊東氏
至今憾之具羣下每正且相見必先曰勿忘薩仇對曰諾
然後納慶云○及年斐守長政得大封也如水東上賀捷
且拜賜大君慰勞甚至欲奏進爵置湯沐邑于上國咨

諷大政固辭曰已老且病無復意於世兒今受大藩為榮
多矣就享其養足以娛餘生焉初如水為豐臣氏謀主以
見忌蚤告老於是益自恬退列侯士大夫日踵其館贈遺
紛錯門如市不以為意也尋辭歸而灌園世子聞而嘆曰
留侯果與赤松遊

逸史氏曰白戰百勝兵家所難唯如水氏算無遺策以平
定九國可謂殊勲矣祿爵不辨禮義而受人之通情唯如
水氏前後退然辭遜如怯夫然可以為勞謙矣記所謂勇
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
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者庶矣
蓋如水氏之為人非有才學聞識也非有賢行茂德也特

天資沈勇而有人慮故所付度能不失其當見時量於進
退取舍無微倖之危其於豐公也備見忌而能避焉於我
大君也畏溢滿而能損焉知矣哉我世子甘以予房者的
矣世或謂如水氏實有爭天下之志特以年已老也厭多
事而不為焉大君慮之亦深為之備舊志遂為紛紜之
說是野人喜談之之過爾既不知時勢又不知其多知善
自處也皆在予所削焉

○伊達氏之歸白山形也意輕上杉氏謂渠今方破膽可
以逞矣乃攻福島本莊繁長越前為城王政宗一戰而挫乃
謂杉家之驍將悍卒未易當也因宣言雪且深退次白石
旬日又攻湯原亦敗乃還○南部氏邑有和賀故主王馬

忠和賀亂攻花卷南部侯利直討之屢戰有利忠親退
侯岩崎伊達氏挾奸計嗾四近助之給以糧芻火藥利直
攻岩崎旬月以雪深罷○土侯盛親之奔大坂也因井伊
氏謝罪乞降還國侯命大君許之盛親馳赴大坂初盛
親庶兄曰孫三郎與藤堂氏善左右或言於盛親曰藤佐
州方寵孫郎若為其汲引恐分半封盛親然之逼孫自殺
而後發大君聞之大怒正其罪國除廢為庶人○真田
安房守為幸致城邑諸行營俟罪大君欲處以死伊豆
守信幸因井伊柳原二子請未滅二子為言之大君曰
黃門恐不聽言於世子世子作色曰我以上田和命愆師
期且以是受譴取唾中外實終大之憾老輩當斬萬段借
備修齋嚴誓逸史卷之九

合謂論如源宥我將以死許卿等勿復言信幸聞之復見
二子猶賴曰臣父罪人邦有常刑臣不敢復前臣素知有
今日救國初之役用夕發使熟諫皆不見聽實式彈君所
見也臣既得婚願又知邪正之歸是以寧負父不負君臣
之事雖矣今坐視父死不能救罔極之恩謂之何伏冀臣
父臨刑之謂請洗賜臣自盡讐人之子而受戮未為刑之
濫使臣父視臣死知臣之不終負父當甘心就刑臣亦會
笑人地是已死之時猶生之日君之惠也臣之願也敢布
腹心康政擊節曰孝哉我保房州之命矣義朝氏當媿於
地下與直政入言之言大君世所皆動容嘆賞卒滅死論
并幸村放之高野昌幸居九年而死云○時唯東陸本平

其餘郡國賊通者或降或死或就擒 大君與羣臣審
議其罪除削流斬悉畢諸城館于後至者從寬典皆削其
爵邑區宇大定遂論功行賞改封結城少將秀康于越前
六十萬石舊封結城十萬五千石下野守忠吉于尾二十四萬石
舊封武之忍十萬石筑前中納言秀秋于備前作五十萬石舊三十萬石
京極宰相高次于若九萬石舊封大津六萬石京極侍從高知于
丹後十二萬石舊封信之飯田八萬石清洲侍從正則于德備後五
十萬石舊二十萬石吉田侍從輝政于倫五十二萬石舊二十萬石
丹後侍從忠興于豐前四十萬石舊十二萬石及前歲所益豐後黃等五萬石
淺野左京大夫幸長于紀三十七萬石舊封甲二萬石堀尾帶
刀吉晴于雲隱二十四萬石舊封遠之濱松十三萬石及前歲所益越前中五萬石
備修齋嚴誓 逸史卷之九

黑田甲斐守長政于筑前五十二萬石舊封豐前中田中
兵部大輔吉政于筑後三十萬石舊封參之岡山內對馬
守一豐于土二十萬石舊封建之掛川六萬石中村伯耆守忠一于
因伯二十四萬石舊封駿府十有馬玄蕃頭豐氏于丹之
福智山八萬石舊封遠之橫須賀三萬五千石加藤至計頭清正就封肥
後七十二萬石舊肥後熊本三十五萬石伐益加賀中納言
利長以能併舊封賀越中爲百有九萬石能爲其弟利政舊封是處所降
益加藤左馬助嘉明以松山併舊封真崎並豫爲二丁二
萬石舊十萬石益藤堂佐渡守高虎以大洲併舊封今張並豫
爲二十萬石舊萬八石餘並有差於是以津河泉三國及四外
郡邑爲大坂統下凡六十餘萬石其界府尾崎等要地置

更建候以管轄之又定羣臣賞改對井伊直政于江之佐
和十八萬石舊上毛箕輪十二萬石本多忠勝于勢之桑名十六萬
石舊上總緒瀧十萬石以其舊邑上總大北五萬石予其次子忠朝
酒井家次上毛高崎七萬石舊上毛碓氷三萬石奧平信昌濃之加
納六萬石舊上毛宮崎二萬石石川康通大垣五萬石舊上毛鳴渡三萬石餘
亦並有差○大君乃令世子入朝告武成○十二月
天皇廢皇太子良仁立皇子政仁爲皇太子政仁居
嫡而有寵母近衛女良仁庶長而無威母中山女初豐臣
太閤與菊亭右府晴季謀儲貳固請立良仁以其私也
天皇弗憚於是各之大君大君對曰臣聞之舍庶立嫡
禮也且知子莫如父事宜由宸斷臣亦有教子不得不
出修曆表書逸史卷之九

伯擇也○大皇大悅遂有是命○紅毛夷至界府始通
互市也○大君嘗言人不可以不知道矣應仁以還君臣
相虐父子相賊天下貿貿然唯利之視皆坐不知道也苟
欲知道舍書奚適止人者使天下不乏書是仁政之基矣
於是命有司揀周易家語貞觀政要武學七書等未經翻
刻者梓以行世命世宗八年○
逸史氏曰善夫大君當國家草創百事倥傯之日慨然
已志於右文之治元和止戈之後儒教大闡卓越于前代
考書自來也矣抑承平士有三紀于今唯元祿享保間
易四書晉教方六諭衍義等三三官刻為得其遺意其他
概乎亡聞焉噫嘻繼述亦有不易與

逸史卷之九
五十二

逸史氏又概論關原之役曰大哉役也一舉而天下定矣
嗚呼其成敗之數則斷可識矣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
日師貞丈人吉无咎動衆以毒天下不可不正吉也者戰
必克之謂无咎也者事合義之謂我大君爵齒之隆德
望之盛其爲丈人也大矣以之禁亂誅暴又何凶咎之有
自東征之初節制得宜總攬羣傑若臂使指號令嚴明以
至大捷之日秋毫不犯則其之臨三三坤下也日師出以
律否臧凶律之臧吉可知也彼狡焉啟兵端不得已而應
之則其坎三三坎下也日田有禽利犇之牧民者豈容袖
手觀鹿豕之傷稼乎哉既取鯨鯢不究罪於孤兒寡婦威
惠並行天庥郊勞得以懷萬邦焉則其坤三三坤下也日
田有禽利犇之牧民者豈容袖

逸史卷之九
五十三

在師中吉王三御命論功封拜而善人是富則其蒙
坎下地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猗與盛矣哉賊黨以毛利
氏之孱懦為盟注以石田氏之紆回不仁為首謀疆國重
藩皆不肯屈下狐裘蒙戎發言盈庭加之觀望在前反則
在後其所恃者獨戎藉市餘萬之數而已矣豈不殆哉是
所謂否數之凶而又為其升三三坤上曰師或輿尸凶匪
中匪正志剛而才弱是以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若三成
以卑位主兵權其為輿尸之弟子也的矣或曰輿衆也尸
主也倚任不專衆人主之覆敗必矣西師皆犯此忌維多
亦奚以為如李地竊有異也勝敗兵家之常而西師曉練
軍事者不乏其人足行曷以料勝而不料敗也志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城濮之役狄偃有言曰戰而撓必得諸侯
若其不撓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可謂善籌矣是為其解三三震上下曰師左次无咎知不可克完師以退揣分得其宜
也改无咎西人苟有見于此一戰不利知難而退乎大坂
金湯加以河山之固尚足恃焉累戰之餘勢窮力竭然係
以身殉之未晚也大垣盈庭之言初不聞雙解及此平原
衡陣孤注一擲勢不可復左次至於大敗塗地倉卒奔竄
以公侯之貴單身窮躋如帶箭之糜卒以就囚虜永為世
之笑倅悲夫顧予也之談及于此豈敢為賊惜其失計哉
特潛心於聖人設卦係辭之妙如此乃彈指於居亂世祗
余革而昧於兵機之如彼云爾

御覽卷之九

○六年辛丑春正月大君見孺子撫之如初繼旬益帖然○二月大崎侯政宗興師侵會津七日焚其鄙本莊繁長擊走之○三月大君徙于伏水修城功竣也○詔陞豐臣秀賴從二位大納言我世子亦陞從二位大納言○伊達氏復攻福島亦為繁長所挫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守將須田長義大敗助設四伏與佐竹氏援將車猛虎合兵接戰擠諸河斬獲數百伊達氏走保白石○山東大疫○夏四月伊達氏分兵備梁川復赴福島繁長拒之松川狙累勝不設備士皆羸雀而飲日五日伊達氏乘曉霧濟川大破之繁長遁入福島士皆委棄鎧仗政宗追尾多獲首虜須田長義聞之復與猛虎濟逢隈河破其守禦兵遂擊其

後悉奪資糧帷幕福島出兵應之政宗懼奔信夫山會上杉景勝帥師而至政宗大駭使衆以其旗退自正路繫長長義等追躡大破之殪屍塞路政宗與十餘騎問道奔白石遂罷還○世子至自京師佐竹義宣抵品川候伺謝罪不許遂如伏水謝焉大君弗聽曰乘機舉兵爭衡於天下豪傑之常不足深咎但彼持兩端觀成敗而卜去就特可鄙矣予惜之軼會津義宣大恐俟罪于邸○先是南奇利直再伐和賀忠親于岩崎攻圍累旬忠親益困伊達氏出兵援之利直擊卻之於是放火箭燔城忠親出亡已而或謂忠親之反伊達氏誘之也利直具狀而懇政宗懼誘殺忠親以絕口○五月大君命增洛邑四外供御之

出修齊養書 逸史卷之九 五十五

田及朝止之采以田萬石給豐國廟三千石給叡山遂定
祠廟可院之田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爲所司正次尋坐
事免勝重事之是時喪亂新平衆心未一畿甸初微帝動
籍口於豐家未安東政施舍而是職上白官閣不臣公卿
百官公事務皆就取辨時又未置釐下理宿敵四民之
賦役關訟市井之禁令寇盜之詰誅榜至神戶佛宇之控
訴請求舉額於官勝重奉止御下孚誠條達威和並行
雖萬緒叢委而雍容處之裁決如流府無滯象獄無淹囚
貴賤拭目惟服新政勝重幼歸浮屠及還家蚤從吏事故
居亂世未嘗振甲臨陣而功或出於武臣之右在職三才
載大君傾心信任焉云○結城少將秀康遷參議是月

始之國命修北莊舊墟正綱紀撫士臣簡于能課農桑省
賦歛行商旅恩威並行境內悅服○上杉氏自亂既平也
大懼屢因宰相秀康謝罪於是大君納降使人徵西上
景勝答曰死生唯命遂治行諸臣諫止弗聽曰寡人已一
負豈可再負哉秋七月至伏水八月大君命削會津百
三十萬石食米澤三十萬石徙鬱宮侯秀行滿生飛于會
津食六十萬石大君憐伊達氏違密命數與會津戰且
連敗張敞也聞其在南部叛人益弗憚乃停朱章之約割
上杉舊封十二郡予之以酬其勞併食六十二萬石增最
上義光勘秀治封他慶讓並有差獨舍佐竹氏未問焉命
義光秀治帥南部戶澤本堂村上溝口等伐會津諸城拒

命者悉平之○本多正信請曰上杉雖得赦有而其老兼
續直江山罪亞石賊願正典刑以懲將來大君曰否人
各為其主向預賊謀者奚翅兼續合如戮之列國臣室必
多不自安者且示階於四方也知其罪而宥之是變天下
更始爾未為失刑汝其體此意正信俯伏曰江海之量非
愚臣所能測也臣謹宣揚總意矣明恩如茲海內孰不感
戴攬淚而出○初大君召加賀任子利常賀侯利長弟
嗣為冠焉遣之世野遂結昏於利常九月命大窪忠隣相模
送幼女子賀儀如成人○大君後召藤原蕭蕭深衣入見
講讀經史時浮屠靈三承兌等亦屢進見勅別席次承兌
不悅肅垂佛為儒謂之曰以子之才棄真還俗我惜之答

曰自佛言之有真諦俗諦自儒觀之人世皆真未聞呼石
子為俗矣承兌語塞靈三承兌又嘗謂肅曰之博洽多
才今修明聘宜以子充何子亦無不利答曰公等欲利乎
則自為之我非為利者肅夙尚嘉遯又不樂與此輩伍乃
謝病而退深自韜晦而生徒益進公卿侯伯往往親執翁
子禮初石田三成聞其名聘之固辭不就次年三成敗後
紀侯幸長厚禮招之因屢遊紀亦終不受祿以元和偃武
後四年卒年五十有九歲聲聞益隆大臣列侯交薦大
君亦素敬信之方議聘禮而會卒與世惜之有子名冬其
門人林信勝字子信號羅山稱那波方字道圓號活菅玄
同字子德號得齋榎正意字敬夫號杏庵三宅亡羊號奇齋或曰名松永
出形齋號也亡羊其字也松永

逸史卷之九終

避年三字昌條尤著見遺稿有惺窩文集八卷行于世
天子賜以御製序云○冬十一月大君還江戶遂狩于
忍○大君命世子居正衙自徙西城○閏月江戶火○十
二月大君狩于巖樂○初大君權置關東奉行以揆
度庶政命本多佐渡守正信內藤修理亮清成爲之於是
以青山松磨守忠成副之皆稱職○是歲命修京師銅駝
坊即二條街第賦役西諸侯亦有內外堞濠樓櫓天守之設故
世呼曰二條城○安南呂宋東瀟塞人貢○初朝廷以
大君既致太平欲有征夷之拜屢諭其旨曰大君謙讓不
敢當至是一世皆異其晚劉侯羣臣交勸之 大君曰殊
拜未爲晚矣今天下新定營務方急且功臣諸侯出徙封

者庶事倥偬士民未安集即聞殊拜則四海騷奔其勞甚
矣朝旨雖切乎他年當揣宜而受耳以一已之榮遽役天
下我不忍也聞者感服不能力請焉
逸史氏曰泰平功成隨膺殊拜固其所矣孰能遷延之於
歲月之外抑在昔織田氏之不受殊拜實以禍亂未定愧
乎室町虛號亦其宜也若豐臣氏則鴻業未半以威力排
朝議強取關白暴戾甚矣唯我 大君恭謙之美獨如此
實爲千古無比倚與盛矣哉

逸史卷之九終

逸史卷之九終

